

流年碎片

——再回首，往事已远



© 夏春元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流年碎片

夏春元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6 by Chunyuan Xia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年3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10mm x 148mm
字数：80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35103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978-1-68372-823-8

Contents

目 录

我的爷爷奶奶	2
大礼堂	16
母亲烙的肉饼	25
养一条神奇小爬虫	31
酸菜火锅	42
捉迷藏	48
印象·文革	55
看游行去	71
马尾巴的疫情	83
知青往事 / 吃的记忆	88
那些年偷听的“敌台”	102
军帽故事	109
一支红歌	115
没有鞭炮声的年	120
唏嘘燕园	126
自由徜徉的感觉	130
生 日	134

绿皮火车	140
花 季	146
有歌为伴	155
后 记	181

流年碎片

——再回首，往事已远

1

想起温馨故乡，
想起遥远童年；
想起年迈祖母，
那张慈祥笑脸。

想起灰色小楼，
想起简朴茶饭；
那片美丽月季，
开在老屋窗前。

故乡已如梦幻，
光阴一去杳然。
那些斑驳岁月，
化作朦胧尘烟。

太阳悬在云天，
风声响在耳边。
那年青春热血，
凝为苍白冷焰。

——《故乡》1977.

流年碎片

——再回首，往事已远

2

我的爷爷奶奶

我的爷爷和奶奶出生于清朝末年，他们多半生都生活在离北京城不远的乡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奶奶随我父母迁居到了城里来住，他们的晚年一直和我父母以及我们几个孩子在一起。

我的爷爷奶奶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爷爷

在以前的一些文字里从来没有提到过我爷爷，因为爷爷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是太少了，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段落。

记忆里我爷爷好像一年四季就是坐在或躺在家里那张大通铺的一角。印象最深的是光光的头，细细的眼睛，一缕灰白相间的山羊胡须，而腿上好像常年穿着一条黑色的缅甸棉裤。

爷爷手边总少不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老转着的两个石球，后来知道它名叫“太极球”，因为天长日久在手心里旋转摩擦，已经极为光滑，所以常被我们拿起来玩儿；另一个是长杆烟袋外加一个烟荷包。

爷爷抽的烟都是父亲给爷爷买回来的整片的黄呼呼的烟叶。爷爷先得把它们碾得碎碎的装进荷包里，抽烟时就用铜烟袋锅子从荷包里敲出来。出于好奇，曾经拿起爷爷的烟袋抽过一口。爷爷并不拒绝。但被呛辣咳嗽一顿后再也不敢碰爷爷的烟袋了。这莫非就是此生从不沾烟的那个缘故吧。

听奶奶说，爷爷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秀才”，教过私塾，写一手好字。因为爷爷面相白净，人们都尊称爷爷为“白先生”。我对爷爷有记忆的时候他老人家也就是六十多岁，但我印象中一直就是个慈祥的老头。

爷爷眼睛和耳朵都不好使，吃饭的时候大家围在地上的桌子旁吃，爷爷就坐在床沿儿上，凑着一张书桌吃。每次都是奶奶把饭菜单独拨出一些来端到爷爷跟前。爷爷吃完了，奶奶收走碗筷，爷爷就又挪到被子垛边上了，开始靠在那里吧嗒吧嗒地抽他那呛人的旱烟。奶奶有时候就挪揄爷爷两句：“就不兴少嘬两口，有啥嘬头呀！”爷爷从来也不还口，总是笑呵呵地我行我素。

记忆里从未见过爷爷生过气，甚至没有听到他大声地说过话。

爷爷靠在被垛上，我们就把爷爷的膝盖当马骑着玩儿。要不然就是缠磨着爷爷破谜语、说民谣、唱小曲儿：“一点一横长，梯子顶房梁，大口张着嘴，小口往里藏。”这破的是那个繁体的“高”字。

“抽大烟，怎么那么得，细胳膊细腿大脑壳。”说完爷爷自己就先抿着嘴乐。

唱的小曲儿最多的是《小放牛》：“赵州桥哇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呀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哇？什么人推车就压了一道沟麻呀呀嘿……”

爷爷说话唱曲儿一口老家的京腔特别好听。当然，最爱听的还是爷爷讲的“孙悟空”，“小八义”。记得还讲过战国时的孙臧和庞涓。虽然听不太懂，但还是特爱听，觉得那都是古人中特聪明特厉害的人。

爷爷在“讲古”时，常常引得邻家小伙伴儿们也过来听。平日里爷爷爱听“匣子”（收音机）里说评书，由于听力差，每次听书都得用手捂着耳朵紧凑着收音机的喇叭。

爷爷有眼疾，视力不好，平时总是眯着眼睛。如果仔细看东西都要用拇指和食指掰开上下眼皮使劲看。奶奶曾幽默地说，自打跟爷爷结婚就没见过爷爷眼珠儿啥样。这

趣事是母亲告诉我的，每次说这个母亲都笑。

爷爷身体好的时候，曾用我们幼年时使用过的四轮小车推着我跟弟弟在院子里转圈。院子里的小孩们见了，就纷纷跑过来做到小车上。爷爷就推着满满一小车孩子在大院里转圈玩儿。那会儿只知道好玩乐呵，从来不懂得心疼爷爷。

终于有一天我知道，因为父亲经常下乡不回家，后来又闹起了“文革”，家里正常的日子就没有了，生活中也弥漫了悲情的气氛。奶奶和母亲就开始整天为父亲担忧，而爷爷也变得越来越少言寡语。

1967年，爷爷平静地走了，74岁，没有去医院，印象里爷爷好像从没去过医院。爷爷就这样在自己的家里的床上静静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清楚的记得那一天大人们把爷爷从他躺着的床上抬到了另一张竹子床上。

那天，我从没有见过奶奶那样地放声痛哭。

父亲伏在爷爷身旁，悲痛地喊了一声“爸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父亲呼喊“爸爸”的声音。父亲一生不善于外露地表达亲情，这一声“爸爸”重重地撞在我的心头，使我无法忘记。

爷爷的离世，也是我第一次经历一位朝夕相伴的亲人故去……

这差不多就是我对爷爷的全部记忆。

我奶奶

我奶奶是我童年时最熟悉也最疼我的人。

记得那时，每到吃饭的时间，奶奶总会站在家门口大声地呼喊我的小名让我回家吃饭。奶奶嗓音洪亮，无论我正在家属大院的哪个犄角旮旯里疯玩儿，都能听到我最熟悉的这个喊我的声音。

虽说这些早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但至今想起来，奶奶喊我小名的声音都会在耳旁真切地回响……

奶奶在农村的生活我知之甚少。父亲是奶奶唯一的儿子。模糊听说那时家里曾经人口众多，奶奶因仁慈和乐于助人，在村里享有美誉。经过奶奶的手，直接拉扯大的家族里的孤儿竟有八、九个之多。

奶奶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旧式妇女的样子：一双缠足的小脚；头发盘在脑



奶奶用过的牛骨纺锤

后梳一个发髻，用纱网罩住后在上面别一个银簪子；上衣总是一件黑色或蓝色带侧盘扣的大襟褂子，下面是一条扎裤脚的与上衣颜色相同的缅裆长裤，脚腕处用约三寸宽的黑色绑带扎住。记忆里，奶奶这身衣服似乎除了冬棉夏单的区别外，全是同一颜色和款式没有变过。

爷爷奶奶的衣服不好买，都是由奶奶自己动手来缝制。奶奶一定认为这样既符合自己和爷爷的身份也能给家里省下钱来。

平日里，奶奶总是坐在那张大通铺的床沿儿处安静地做针线活儿，身边放着一个装满针头线脑的筐篋。

奶奶特别喜欢猫，这一点，晚年的母亲跟奶奶一样，十分喜欢猫狗。做针线活儿的时候，总能看到奶奶身边偎着的一只乖乖的小花猫。

当上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时，洒在床上也撒在拿着针线做活的奶奶的身上——这个画面让我记忆犹深。

奶奶有一个祖传的牛骨纺锤，常用它来搓捻麻绳来纳鞋底儿制作一家人穿的单鞋棉鞋。鞋底和鞋帮也是奶奶自己靠“打硌贝”做的。所谓“打硌贝”，就是用破旧衣物的碎片刷上米汤一层层粘合到一起。很多张刷过浆汤的硬硬的“硌贝”叠起来后，就成了做鞋的基本材料。鞋帮鞋底都是在这种材料上按照事先画好的鞋样裁剪出来的。用

麻绳线缝鞋帮纳鞋底是最后的工序，完成后就能成就一双双的“千层底”布鞋了。做这种活儿的时候，母亲都会跟奶奶一起来做，如同每次跟奶奶一起絮棉衣做被子一样。

这样的千层底鞋虽说穿上有些硬生生的，但那却是奶奶和母亲一刀一剪一针一线制做出来的，穿在脚上浑身都感到暖和。不过，当年做为一个小屁孩儿的我，肯定没想过这么多。

我至今仍然好好收留着奶奶当年那个很有年代感的牛骨纺锤。偶尔拿出来摩挲摩挲，眼前会浮现奶奶用它捻麻绳做鞋的情景。

我们住的家属大院房前楼后有大片空地都被公家种上了庄稼。夏、秋收获的季节，奶奶会带着我们去收完庄稼的地里捡麦穗或花生。深深记得有一天中午烈日当头，我回家后从厨房的窗户向外望去，正看到远处的奶奶在收过花生的地里捡花生。奶奶因为小脚蹲不下，就盘腿坐在一个蒲墩上。她手里拿着一个小抹子，一下一下地在翻动着土。这样划拉一会儿就挪动一下蒲墩继续往前挪动。奶奶这个在地里捡花生的情景在我心里留下了一幅永远不会消失的画面。

还记得那天奶奶捡回来大半盆花生，我不等煮熟就急不可耐地直接拿来往嘴里放。新出土的花生吃起来有一股